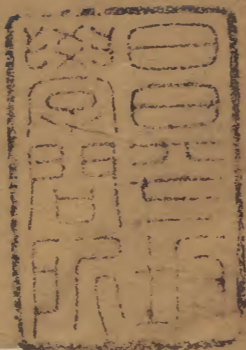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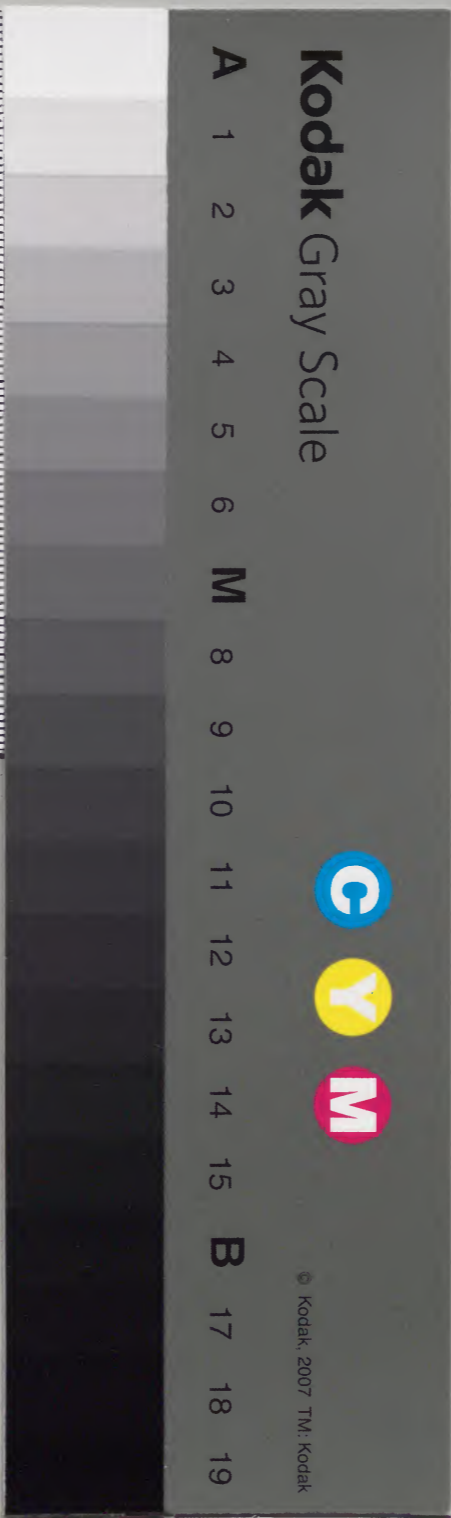


史通削繁

二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2
冊數	8 ( 3 )
函號	297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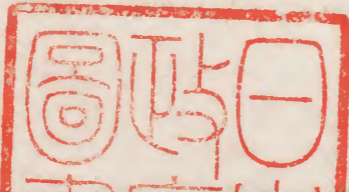


史通削繁卷二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  
 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  
 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  
 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  
 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  
 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  
 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  
 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

弄丸乃轉丸  
 之訛浦氏以



淺草文庫

為兼用宜僚  
事謬也

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問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

此亦有見之  
言若為七子  
發覆也然宋  
人以語錄著  
書究乖文章  
之體而帝京  
景物畧載元  
碑以為姍焉  
此中固有持  
平之道未可  
一概拘之

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鄙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  
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  
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  
楷是則董狐南史舉日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  
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  
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  
勝紀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

老奴寧馨二  
語今亦覺其  
雅矣子元之  
說不其然乎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  
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辱吻傳諸諷誦而  
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  
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  
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  
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  
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  
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  
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子產獻捷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臧孫諫君

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楊干

左傳襄公三年

弄丸飛鉗

文心雕龍

論說

蘇秦張儀受其巧辭飛鉗又受轉丸眩筮三章按弄

序兼

蘇秦張儀受其巧辭飛鉗又受轉丸眩筮三章按弄

鬼谷

子有飛箝篇南宜僚事通鶉奔

左傳僖公五年童謠

均服

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均服振取號之旂鶉之貴貴鶉鶉

天策

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

童謠

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童謠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童謠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童謠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童謠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童謠有之曰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

野往

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野往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野往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野往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野往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野往饋之馬鶉鶉往喪勞宋父

以驕

鶉鶉鶉往歌來哭

以驕鶉鶉鶉往歌來哭

以驕鶉鶉鶉往歌來哭

以驕鶉鶉鶉往歌來哭

以驕鶉鶉鶉往歌來哭

以驕鶉鶉鶉往歌來哭

有禮

主則度之賓輔車

有禮主則度之賓輔車

有禮主則度之賓輔車

有禮主則度之賓輔車

有禮主則度之賓輔車

有禮主則度之賓輔車

聽輿

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聽輿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聽輿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聽輿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聽輿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聽輿人之誦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

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方將

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人井抱養而出灌捐捐然用力

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

輕挈

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棹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有為

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有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有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有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有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有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之術

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混

通裴譏孫盛

混通裴譏孫盛

混通裴譏孫盛

混通裴譏孫盛

混通裴譏孫盛

混通裴譏孫盛

以爲

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

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尤非

其類按裴松之

尤非其類按裴松之

尤非其類按裴松之

尤非其類按裴松之

尤非其類按裴松之

尤非其類按裴松之

字世

期唐諱世少

字世期唐諱世少

字世期唐諱世少

字世期唐諱世少

字世期唐諱世少

字世期唐諱世少

虛名

都捐實事

虛名都捐實事

虛名都捐實事

虛名都捐實事

虛名都捐實事

虛名都捐實事

梨狗

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又西

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棄遺

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故得

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故得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故得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故得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故得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故得權聞於後其書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多矣

張太素

多矣張太素

多矣張太素

多矣張太素

多矣張太素

多矣張太素

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畧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置篇郎餘令唐  
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  
為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  
柏為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江革罵商臣左傳  
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元漢王怒鄴生史記留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  
年漢王怒鄴生侯世家單固楊康畧曰山楊單固字  
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為別駕與從事楊  
康並為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事計康至  
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  
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  
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  
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  
耳何面目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  
行地下也衛玠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  
樂稱首焉衛玠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  
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  
而送之日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浮詞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  
 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  
 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  
 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  
 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  
 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  
 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  
 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  
 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

張本字出杜  
 氏左傳註終  
 言亦杜氏註  
 文

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夔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

此駁允愜

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泐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

此一段非論高士傳乃借以言加減之不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葛龔耳二田誤以為正文故疑其贅誤矣

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二理不同原注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孛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復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首鼠日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云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

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皞事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見書志篇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髮頭晉書天文志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髮頭晉書天文志耳也又為髮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奉春六月有星彗於髮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乃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日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乃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代單于豈嘗聞外孫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周宏正周書偉復傳復字敬遠行恭豈牛宏本然耶周宏正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宏絳父正來聘造負後請負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卽絳縣老楚老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旣見二體篇楚老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旣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攬歌秋婦莫知其誰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苟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後鳧脰莊子駢拇篇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一本無要字  
簡而能要乃  
非苟簡無要  
字則語意不  
完

論者以事增  
文省爲新唐  
書之失亦自  
一理要之廓  
清之功不可  
沒也觀晉書  
以下之蕪襍  
乃知之矣不  
必過爲高論  
動引公穀檀

敘事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  
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  
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  
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  
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  
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  
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  
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弓如洪容齋  
云也

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

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

理此為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

既執上似脫  
魚鳥二字  
此即陸機片  
言居要劉勰  
寸樞轉關寸  
轉制軸之說  
崑圖先生以  
一筌一目不  
可以得魚鳥  
譏之未免吹  
求如顧愷之  
稱四體妍媸  
無闕妙處豈  
真不畫四體  
而但點二目  
哉。詩文高處大  
抵無句可摘  
士衡蒙茸集  
翠之說終是

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日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魏晉以下法  
顯晦云即  
彥和隱秀之  
旨  
古文皆當作  
如是觀  
斥苦當作非  
斥

子元獷氣頗  
重難得此深  
細之言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畧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

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

儷體不免隸  
事散文則塗  
飾字句最爲  
醜態苟非作  
者率不免俗  
夫俗語之爲  
俗人所易見  
而雅言之爲  
俗人多不知  
子元此論可  
謂切中膏肓

功也。若才乏僞穎，思多昏滯，費詞旣甚，敘事纔周，亦猶  
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  
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旣作，比興  
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  
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  
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  
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  
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  
文章，假托古詞，翻異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古，彌見其甚。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

此論允樞

此種塗飾尤  
可厭二田以

問鼎稱巨寇，則日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  
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  
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  
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  
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  
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  
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  
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  
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

爲未允何也

嘉隆七子好用古官名古地名惜其不見此書

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安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剋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鞞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犍道武

唐人方朔葛亮之類又從此濫觴也

其言深切而著明可以砭俗

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瞶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齊丘之犢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厖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驚者也

觀縷觀本傳成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  
從私願也金壺成雷漢書中山靖王傳衆煦漂  
字考次序也魏積羽沈筆輅籃縷左傳宣公十二年  
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樂武子曰楚自克  
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樂輅籃縷樂武子曰楚自克  
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筆輅  
籃縷以啓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  
子所以兼而畢書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  
誤也兼而畢書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居哀毀損  
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  
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  
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  
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  
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  
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禮記云陽門之介夫

侯日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  
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  
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  
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  
譌今照傳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  
記改正皇家所撰五獲免者十無一二原注野王劭無此也  
代史皆有之人以爲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  
人以爲敏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  
日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君子以爲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  
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以爲敏公羊稱郤克眇穀梁傳  
也按禮疏魯人魯鈍之人公羊稱郤克眇成公元  
年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  
齊云云公羊傳成公二年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  
迂跛者眇者迂眇者按史通所口中無齒漢書張蒼  
引是穀梁非公羊傳寫誤也口中無齒漢書張蒼  
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  
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

耶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能言  
 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  
 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  
 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雕龍神思篇晉盜奔秦  
 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邢遷  
 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如歸  
 如歸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革  
 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  
 之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皆見宋人醢之挾纊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  
 拊而勉之三軍高祖亡蕭何史記淮漢兵敗績項羽  
 之士皆如挾纊高祖亡蕭何史記淮漢兵敗績項羽  
 本紀不知牝牡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  
 句園一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

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處道晉書王沈傳沈字處道典著荀顛  
 情迺見處道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  
 實錄也按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  
 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  
 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評王沈  
 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爲承祚并改  
 注內魏書爲魏志而又脫去有殊於眾兩言子昇  
 使一類分三句無著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  
 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永安記率是支言魏書文苑傳  
 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温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江左文人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及  
 陵顏轅謝吐沈含任宋游魏收代史元魏初來獻百  
 道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魏收代史元魏初來獻百  
 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  
 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公七年夏公會  
 吳於郟吳來徵之朝會萬國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  
 百牢語故譏之



首者繪帛金蜀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  
 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  
 可得也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  
 見也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阜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  
 楚軍不出使入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慕容冲晉書載  
 汜水半渡漢擊之破楚軍咎自到慕容冲苻堅之  
 滅燕慕容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  
 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為王拂枕席邢  
 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  
 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  
 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  
 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  
 奚憂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鎮壽陽  
 焉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

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涕觀其  
 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  
 將軍廣事漢初立轉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  
 具史記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轉孟堅所  
 衣衾棺槨具注應劭曰樁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轉給  
 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轉孟堅所  
 書魯始為鬢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郟臧紇救郟敗  
 鬢杜注鬢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  
 去纒而紒曰鬢黑韜紛音計按左傳合服檀弓鄭注  
 弓以爲婦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  
 人弔也為周所都歷聖賢而不可作者必不可立故  
 議者以爲殷周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  
 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  
 臨會舉男子笄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徒  
 觴屬預男子笄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  
 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  
 婦人笄芳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  
 則稱子事父母尊初鳴櫛纒笄總也非男子無笄禮內  
 肅以爲然時人號為劉石經纒按伯文北史作伯支易

盤以案

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

三尺營外

寸餘而已葺軍大振堅變帽為冠

方食去案

怒日天何故降澤賊營變帽為冠

傳子洛字

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

免冠稽首日

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邵志無考

魏書昭帝紀

昭黑獺周書文帝紀文帝字無氏諱

成帝諱什翼

健黑獺周書文帝紀文帝字無氏諱

媼名鄙

舊注麗降八凱中一人蒯瞶衛莊公名刺客

公名成公之

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齊之犢

日使有晉國

三而界驩之孫故名曰黑齊之犢

原注杜臺卿

齊記載云河邊之狗

首牛入西谷

逆犢上齊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

團圜河中

狗姓復從單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為單

子破爾苑

皆從後姓按北朝諸史亦非去萬紐留

姓史患其煩

皆從後姓按北朝諸史亦非去萬紐留

盡改其省改

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于周書唐瑾

傳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氏志勿忸于

氏後改為于氏通志氏族畧勿忸于疑

與萬紐於同

按勿忸無據疑魏志譌也又易萬作萬

北史儒林樊

深賜姓存狄除庫氏志無厚扶除厚按官

亦然則又傳

寫之誤似除厚應為除乞矣然乞之與

乞扶氏改為

扶氏則似除厚應為除乞矣然乞之與

厚聲形俱別

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

改爲狄氏庫

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

齊臣如庫狄

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廣頭去點尤與厚

字頭同廣韻

庫始

夜切姓苑有

之

品藻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臯鸞不比翼。若  
 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  
 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  
 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  
 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  
 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  
 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  
 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  
 末。用此為斷。龕得其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

知此則無疑  
 於屈賈矣

人表之謬尙  
不止此此偶  
拈出數條耳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  
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  
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意甚愜。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  
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  
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  
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  
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  
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  
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

此論最允擊  
節誦之二田

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  
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  
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瞽亂善惡紛拏。或珍  
瓊甌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  
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詔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  
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  
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  
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  
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  
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

以爲罪過何耶

史通前集卷二  
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

隋史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亦一大瑕子元未糾蓋此篇但舉一例百耳以挂漏議之則固矣

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傳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商臣冒頓

商臣楚成王太子王緝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

冒頓匈奴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

按此二逆連舉見

射殺頭曼

宋明

帝詔伊尹

霍光傳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

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

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

晉書景帝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

漢書古今人表敘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

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先伯牛

原注伯牛仲弓

參冉有並鄧侯

原注鄧侯三甥皆

佐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

燕丹賓客原注高漸離在第四

第六等按事詳史記刺客傳

江充息夫躬舊注江充

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

石

雲造詐讓之策按漢書二

人顯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

中傷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帝時人學

盛尸入地既下從足

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

引脫其囊以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

悅於陳五年乃歸夫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子遂去至家母

喚婦至乃向探桑者也婦曰子東髮辭子親五年乃還

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去之喪是亡母

也

古冶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死

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契領而死亦曹娥

契領而死亦曹娥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

契領而死亦曹娥

父肝為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沂

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  
 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  
 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識二五不知十梁書  
 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識六蔽焉靡顏賦理吟  
 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靡顏賦理吟  
 鳴颺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  
 言如響智昏人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蓋  
 用越世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  
 家語堅守不動眾潰劉卜原注劉景度出奔景度謂司馬  
 陽瓚堅守不動眾潰劉卜原注劉景度出奔景度謂司馬  
 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劉卜原注劉景度出奔景度謂司馬  
 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  
 戰一日一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  
 又元凶傳元凶中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超之攻行弒逆劭進至合殿中閣太祖左細仗主蕭  
 天與見殺於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  
 東堂見殺於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  
 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惠開惠開罷益州  
 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

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王頴  
 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真作珍誤諱謂道成也  
 隋書文學傳王頴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  
 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  
 多頴計也楊素至蒿澤頴謂其臬感原注隋世皆以  
 子日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臬感原注隋世皆以  
 楊諒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  
 反王頴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師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頴諫  
 不從窮蹙降除麗萌魏志張邈傳邈字孟  
 名為民絕屬籍使太祖殺邈卓太祖袁紹皆與邈  
 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卓太祖袁紹皆與邈  
 也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  
 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  
 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自為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  
 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許郭後漢書郭太傅太字  
 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許郭後漢書郭太傅太字  
 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裴王  
 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裴王

晉書裴秀傳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  
 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  
 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  
 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  
 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  
 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  
 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  
 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  
 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  
 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



披沙二句出  
鍾嶸詩品

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  
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  
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  
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  
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  
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  
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  
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麻史氏尤多當宣景  
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

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  
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  
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  
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  
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  
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  
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  
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  
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  
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董狐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董狐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惜書崔弑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

也越境乃免書崔弑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凡史官記事善惡必

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韋昭仗正紀見本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

拜太常卿神庶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

閱堪邠標詔事浩請立石銘顯在衢路張儼嘿記載文篇

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張儼嘿記載文篇

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張儼嘿記載文篇

隋書經籍志嘿記三遼東本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

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

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

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金行見斷見屈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金行見斷見屈

武侯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乃退漢晉春秋曰楊

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漢晉春秋曰楊

而去百姓為之諺曰取傷成濟魏志高貴鄉公紀注

死諸葛走生仲達取傷成濟漢晉春秋曰帝召王

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

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

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

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

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抽戈犯蹕

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董統燕史正史

按抽戈犯蹕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董統燕史正史

書此句上疑脫干令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

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

一書而董書遂逸也  
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  
 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  
 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  
 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  
 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  
 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  
 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  
 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  
 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

此亦臣子之  
大義

此亦近情近  
理之言

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  
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  
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  
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  
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  
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  
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  
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  
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

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  
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  
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  
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  
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  
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  
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  
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  
其罪負爲失己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

此論亦持平

史通前集 卷二  
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正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

滅而有王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

秦人事見羊  
銜之洛陽伽  
藍記蜀老事  
見魏書毛修  
之傳浦氏以  
爲無考非也

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虞預相凌

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

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 休文釋紛南史 野傳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王沈濫述晉書 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南釋焉 王沈濫述書 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陸機虛張陸機有晉三 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篇按晉書宣帝紀魏太和五年及受金借米

班生受金陳壽

求米見史官建置篇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

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

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伯升之怨傳漢書齊武王演

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

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

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

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明皇所定王蒼傳顯宗

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後漢書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

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蜀無史職蜀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蜀無史職志

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

官是以行軍多遺災異靡書黃氣見秭歸傳章武二

年先主軍秭歸於猗亭駐營黃氣羣鳥墮江水蜀志

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有景星出蜀志

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蜀志費禕傳延熙

星見於元年是史官言景無宰相氣十四年夏成都望

氣者曰都邑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

無宰相氣父辱受髡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被髡壽為父立傳謂亮將畧非李稱實錄見浮詞

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李稱實錄篇原注

**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傳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

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

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公元年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

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

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

為伯喈所歎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盜憎主人家語

故以爲字焉惡直醜正公二十八盜憎主人觀周

盜憎主人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盜憎主人觀周

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公十五年董承耿紀蜀

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

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帝紀備

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

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帝紀注

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

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

兒所諸葛母正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

誤耳諸葛母正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

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

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

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

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徵

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

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劉秉袁

**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

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

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

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

暗往粲子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粲僧靜直前

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

迴見因習篇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



此自遷書之  
襍然要所論  
乃指其大段  
文體言非摘  
一二事也

史通前集 卷二  
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太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

此亦正論  
孔氏卓卓信  
含異氣亦文  
帝語註失引

史通前集 卷二  
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莠。麻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縹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

唐人皆不知  
古文孔傳之  
偽故子元亦  
云爾蓋考據  
之學古疎今  
密亦如星麻  
然

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  
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  
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  
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  
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  
未遇伯喈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  
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三王獲申

身杜口注說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  
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  
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左氏不列學宮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  
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

為訓詁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  
陳元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  
杜預為集解盛行膏肓墨守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  
而公羊穀梁浸微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  
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鄭元傳元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  
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賣餅太官魏畧嚴翰善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王充著書原注王  
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厨公  
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  
文義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  
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張輔持論原  
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張輔持論原  
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  
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  
矣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

云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

云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曰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成之間褚先生補闕曰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

文野雞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雉故曰野雞世家有傳

按句必有誤當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性韻

云各有世家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

代上銜而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

以字行劉璠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

本刊徐廣徐賈注文舉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公幹

魏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論今之文

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

未異又與吳質書公子雲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

幹有逸氣但未適耳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

麗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

麗雄常擬之以為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

飄飄有凌雲氣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古

游天地之間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蹟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

姚興方於大析市得其書奏上杜侯訓釋杜預為春

多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老莊

傳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老莊

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

遭值漢書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

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

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元風

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太元逢平子張衡與

通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崔子玉

書乃者披讀太元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

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探蹟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

定邪正明順  
逆即以警奸  
纂所謂春秋  
成而亂臣賊  
子懼也道鸞  
論非無理子  
元之意則以  
為檀氏言蜀  
本非正朔習  
氏改之以誠  
當時故有此  
辨

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罔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

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史通列傳  
卷二  
三  
二之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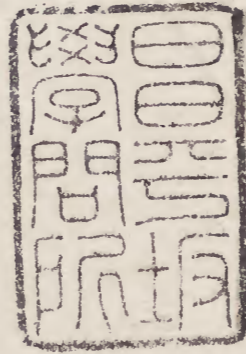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烏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蹟，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李稱陳壽

隋書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

已云魏武受命乎賊后逼主後漢書伏后紀自帝都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鑿齒當桓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為是道鸞語而雜說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孫瞻烏後漢書郭大傳陳蕃檀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瞻烏寶武為閣人害太哭於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逐鹿史記淮陰侯傳蒯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逐鹿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疾足者先得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士賦以女史箴見載崔鴻十六家刺焉魏書崔鴻傳鴻字

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  
 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  
 百卷又詳崔氏祖宦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  
 正史篇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  
 陵太守父靈廷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  
 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容傳無其語  
 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  
 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  
 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天德堂藏

子河意世陵德正百野  
 元世祖仕太南史卷附  
 之望祖仕太南史卷附  
 言望祖仕太南史卷附  
 必放祖仕太南史卷附  
 非在從左父河居青州之  
 無諸時有明駭龍驤將軍長  
 徵境名文而史通委質慕容  
 中仕仕而史通委質慕容  
 精傳或關書何官也崔氏清  
 長傳或關書何官也崔氏清  
 伯首云伯父光名孝伯  
 十六國春秋物成



天... (Vertical text, possibly a page or chapter marker)



